



# 北齐书目录

## 帝 纪

卷一 帝纪第一	
神武上	1
卷二 帝纪第二	
神武下	3
卷三 帝纪第三	
文襄	6
卷四 帝纪第四	
文宣	7
卷五 帝纪第五	
废帝	13
卷六 帝纪第六	
孝昭	13
卷七 帝纪第七	
武成	15
卷八 帝纪第八	
后主	16
幼主	18

## 列 传

卷九 列传第一	
神武娄后	20
文襄元后	20
文宣李后	20
孝昭元后	20
武成胡后	20
后主斛律后	21
胡后	21
穆后	21
卷十 列传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王浟	21
平阳王淹	22
彭城王浟	22
上党王涣	22
襄城王清	22
任城王湝	22
高阳王湜	23
博陵王济	23
华山王凝	23
冯翊王润	23
汉阳王洽	23
卷十一 列传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王孝瑜	23
广宁王孝珩	23
河间王孝琬	24
兰陵王孝瓘	24
安德王延宗	24
渔阳王绍信	25
卷十二 列传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绍德	25
范阳王绍义	25
西河王绍仁	26
陇西王绍廉	26
孝昭六王	
乐陵王百年	26
汝南王彦理	26
始平王彦德	26
城阳王彦基	26
定阳王彦康	26
汝阳王彦忠	26
武成十二王	
南阳王绰	26
琅邪王俨	26
齐安王廓	27
北平王贞	27
高平王仁英	27
淮南王仁光	27
西河王仁几	27
乐平王仁邕	27
颍川王仁俭	27
安阳王仁雅	27
丹阳王仁直	27
东海王仁谦	27
卷十三 列传第五	
赵郡王琛	28
子睿	28
清河王岳	29
子劼	29
卷十四 列传第六	
广平公盛	30
阳州公永乐	30
弟长弼	30
襄乐王显国	30
上洛王思宗	30
子元海	30

平秦王归彦 .....	31	高乾 .....	48
武兴王普 .....	31	弟慎 昂 季式 .....	49
长乐太守灵山 .....	32	封隆之 .....	51
嗣子伏护 .....	32	子子绘 从子孝琬 孝琰 .....	51
卷十五 列传第七		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窦泰 .....	32	李元忠 .....	53
尉景 .....	32	卢文伟 .....	54
娄昭 .....	32	李义深 .....	55
兄子睿 .....	33	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庠狄干 .....	33	魏兰根 .....	55
子士文 .....	33	崔俊 .....	56
韩轨 .....	33	子瞻 .....	57
潘乐 .....	83	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卷十六 列传第八		孙季 .....	58
段荣 .....	34	陈元康 .....	58
子韶 .....	34	杜弼 .....	59
卷十七 列传第九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斛律金 .....	36	张纂 .....	61
子光 羨 .....	37	张亮 .....	61
卷十八 列传第十		张耀 .....	61
孙腾 .....	38	赵起 .....	62
高隆之 .....	39	徐远 .....	62
司马子如 .....	39	王峻 .....	62
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王紘 .....	62
贺拔允 .....	40	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蔡俊 .....	41	薛琚 .....	63
韩贤 .....	41	敬显俊 .....	63
尉长命 .....	41	平鉴 .....	63
王怀 .....	41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刘贵 .....	42	万俟普 .....	64
任延敬 .....	42	子洛 .....	64
莫多婁贷文 .....	42	可朱浑元 .....	64
高市贵 .....	42	刘丰 .....	64
庠狄回洛 .....	43	破六韩常 .....	64
庠狄盛 .....	43	金祚 .....	64
薛孤延 .....	43	韦子粲 .....	64
张保洛 .....	43	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侯莫陈相 .....	43	元坦 .....	65
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元斌 .....	65
张琼 .....	44	元孝友 .....	65
斛律羌举 .....	44	元晖业 .....	65
尧雄 .....	44	元弼 .....	66
宋显 .....	45	元韶 .....	66
王则 .....	45	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慕容绍宗 .....	45	李浑 .....	66
薛循义 .....	46	子湛 .....	66
叱列平 .....	47	弟绘 .....	66
步大汗萨 .....	47	族子公绪 .....	67
慕容俨 .....	47	李琦 .....	67
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弟瑾 .....	67
		族弟晓 .....	67
		郑述祖 .....	67
		子元德 .....	67

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鲜于世荣 .....	89
崔暹 .....	67	裴连猛 .....	89
子达拏 .....	68	元景安 .....	90
高德政 .....	68	独孤永业 .....	90
崔昂 .....	69	傅伏 .....	91
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高保宁 .....	91
王昕 .....	69	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四	
弟暹 .....	70	阳斐 .....	91
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四		卢潜 .....	92
陆法和 .....	71	崔劼 .....	92
王琳 .....	72	卢叔武 .....	93
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五		阳休之 .....	93
萧明 .....	74	袁聿修 .....	94
萧祗 .....	74	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五	
萧退 .....	74	李稚廉 .....	94
萧放 .....	74	封述 .....	95
徐之才 .....	74	许惇 .....	95
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羊烈 .....	95
杨愔 .....	75	源彪 .....	96
燕子献 .....	77	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六	
宋钦道 .....	77	儒林	
郑颐 .....	77	李铉 .....	97
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七		刁柔 .....	97
裴让之 .....	77	冯伟 .....	98
弟暹之 暹之 .....	77	张买奴 .....	98
皇甫和 .....	78	刘轨思 .....	98
李构 .....	78	鲍季详 .....	98
张宴之 .....	78	邢峙 .....	98
陆印 .....	78	刘昼 .....	98
王松年 .....	78	马敬德 .....	98
刘祎 .....	78	张景仁 .....	99
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八		权会 .....	99
邢邵 .....	79	张思伯 .....	99
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九		张雕 .....	99
魏收 .....	80	孙灵晖 .....	100
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		石曜 .....	100
辛术 .....	83	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七	
元文遥 .....	83	文苑	
赵彦深 .....	84	祖鸿勋 .....	101
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李广 .....	101
崔季舒 .....	84	樊逊 .....	102
祖珽 .....	85	刘逊 .....	103
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二		荀士逊 .....	104
尉瑾 .....	87	颜之推 .....	104
冯子琮 .....	87	袁爽 .....	106
赫连子悦 .....	87	韦道逊 .....	106
唐邕 .....	88	江旰 .....	106
白建 .....	88	睦豫 .....	106
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三		朱才 .....	106
暴显 .....	88	荀仲举 .....	106
皮景和 .....	89		

萧恣	106
古道子	106
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循吏	
张华原	106
宋世良	107
弟世轨	107
郎基	107
孟业	107
崔伯谦	107
苏琼	108
房豹	108
路去病	108
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109
宋游道	109
卢斐	110
毕义云	110
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	
外戚	
赵猛	111
娄睿	111
尔朱文畅	111
郑仲礼	111
李祖升	111

元蛮	111
胡长仁	111
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荣	112
王春	112
信都芳	112
宋景业	112
许遵	112
吴遵世	112
赵辅和	113
皇甫玉	113
解法选	113
魏宁	113
姜母怀文	113
张子信	113
马嗣明	113
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恩幸	
郭秀	114
和士开	114
穆提婆	114
高阿那肱	115
韩凤	115
韩宝业	115

# 北齐书

## 卷一

## 帝纪第一

### 神武上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蓆人也。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性通率，不事家业。住居白道南，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人以为怪，劝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养于同产姊婿镇狱尉尉景家。

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长而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谓曰：“君有康济才，终不徒然。”便以子孙为托。及贵，追赠长司空，擢其子宁用之。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若有神应者。每行道路，往来无风尘之色。又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为函使六年，每至洛阳，给令史麻祥使。祥尝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进之。祥以为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俊、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回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

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扃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饭竟出，行数里还，更访之，则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

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俊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之。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荣求救，赖荣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先是，刘贵事荣，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见，以愧粹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恶马，荣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羁绊而翦，竟不蹄啮，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荣遂坐神武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神武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紇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谋谋。后从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每从外归，主人遥闻行响动地。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又苍鹰尝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触王！”言讫不见。始以为异，密视之，唯见赤蛇蟠床上，乃益惊异。因杀牛分肉，厚以相奉。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及得志，以其宅为第，号为南宅。虽门巷开广，堂宇崇丽，其本所住团焦，以石堊涂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时，遂为宫。

既而荣以神武为亲信都督。于时魏明帝衞郑俨、徐紇，逼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神武为前锋。至上党，明帝又私诏停之。及帝暴崩，荣遂入洛，因将篡位。神武谏，恐不听，请铸像卜之，铸不成，乃止。孝庄帝立，以定策勋，封铜鞮伯。及尔朱荣击葛荣，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后与行台于晖破羊侃于泰山，寻与元穆破邢杲于济南。累迁第三镇人酋长，常在荣帐内。荣尝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曰：“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因诫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乃以神武为晋州

刺史。于是大聚斂，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时州库角无故自鸣，神武异之，无几而孝庄诛荣。

及尔朱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腾复命，神武曰：“兆举兵犯上，此大贼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图兆计。及兆入洛，执庄帝以北，神武闻之，大惊。又使孙腾伪贺兆，因密视孝庄所在，将劫以举义，不果。乃以书喻之，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于海内。兆不纳，杀帝，而与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改元建明。封神武为平阳郡公。及费也头乞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神武乃往往逗遛，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初，孝庄之诛尔朱荣，知其党必有逆谋，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步藩既败兆等，以兵势日盛，兆又请教于神武。神武内图兆，复虑步藩后之难除，乃与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为兄弟。时世隆、度律、彦伯共执朝政，天光据关右，兆据并州，仲远据东郡，各拥兵为暴，天下苦之。

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曰：“善，谁可行也？”贺拔允时在坐，请神武。神武拳殿之，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请杀之。”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后或致疑贰，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有款军门者，绛巾袍，自称梗杨驛子，愿属左右。访之，则以力闻，常于并州市搭杀人者，乃署为亲信。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于是莫不皆至。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徒污人国土，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兆从其议。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今四方扰扰，人怀异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虑也。”绍宗曰：“亲兄弟尚尔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潜绍宗与神武旧有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神武乃自晋阳出溢口。路逢尔朱荣妻乡郡长公主，自洛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兆闻，乃释绍宗而问焉。绍宗曰：“犹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会漳水暴长，桥坏。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受公主言，自来赐追，今渡河而死不辞，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与神武坐幕下，陈谢，遂授刀引头，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贺六浑更何所仰，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今旁人构间至此，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兆，神武啖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劲捷，而凶狡无谋，不足图也。”且日，兆归营，又召神武，神武将上马诣之，孙腾牵衣，乃止。兆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神武伪与

之善，观其佩刀，因取之以杀其从者，从者尽散。于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初，魏真君中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云在壶关大王山。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累石为三封，斩其北凤凰山，以毁其形。后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神武实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进。将出溢口，倍加约束，纤毫之物，不听侵犯。将过麦地，神武辄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益归心焉。遂前行，屯鄆，求粮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供。有车营租米，神武自取之。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是月，尔朱度律废元晔而立节闵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征使人覲。神武辞。四月癸巳，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神武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怨怒。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奴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讨尔朱之意。封隆之进曰：“千载一时，普天幸甚。”神武曰：“讨贼，大顺也；拯时，大业也。吾虽不武，以死继之，何敢让焉！”

六月庚子，建义于信都，尚未显背尔朱氏。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斩尔朱羽生首来谒，神武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是时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状尔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尔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来奔。孙腾以为朝廷隔绝，不权立天子，则众望无所系。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为皇帝，年号中兴，是为废帝。时度律、仲远军次阳平，尔朱兆会之。神武用宴泰策，纵反间，度律、仲远不战而还。神武乃败兆于广阿。十一月，攻鄆，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神武起土山，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时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时为汤阴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惭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鄆城，据之。废帝进神武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是时青州建义，大都督崔灵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行汾州事刘贵奔城来降。闰三月，尔朱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鄆，众号二十万，挟洹水而军，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鄆，自出顿紫陌。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四面赴击之。尔朱兆责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辅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报仇耳。”神武曰：“我昔日亲闻天柱计，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

今日义绝矣。”乃合战，大败之。尔朱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将轻走。绍宗反旗鸣角，收聚散卒，成军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骑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血满袖。斛斯椿倍道先据河桥。初，普泰元年十月，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聚于觜，参色甚明。太史占云当有王者兴。是时神武起于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执天光、度律送洛阳。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张欢入洛阳，执世隆、彦伯斩之。兆奔并州。仲远奔梁州，遂死焉。时凶彘既除，朝廷庆祝。初，未战之前月，章武人张绍夜中忽被数骑将逾城，至一大将军前，敕绍为军导向郟，云佐受命者除残贼。绍回视之，兵不测，整疾无声。将至郟，乃放焉。及战之日，尔朱氏军人见阵外土马四合，盖神助也。

既而神武至洛阳，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神武辞天柱，减户五万。壬辰，还郟，魏帝饯于乾脯山，执手而别。

七月壬寅，神武帅师北伐尔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师，宠任，必构祸隙。”神武深以为然，乃归天光、度律于京师，斩之。遂自溢口入。尔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宴秦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二年正月，宴秦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秦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兆自缢，神武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以尔朱荣妻子及余众自保乌突城，降，神武以义故，待之甚厚。

神武之人洛也，尔朱仲远部下都督桥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神武以其助乱，且数反覆，皆斩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与南阳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魏光、王思政构神武于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教大不敬。故魏帝心贰于贺拔岳。初，孝明之时，洛下以两拔相击，谣言曰：“铜拔打铁拔，元家世将末。”好事者以二拔谓拓拔、贺拔，言俱将衰败之兆。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言魏帝之贰，神武封呈。魏帝杀之，又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令杀其弟昂。昂先闻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壮士执绍业于路，得敕书于袍领，来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遣使以白武幡劳其家属。时乾次弟慎在光州，为政严猛，又从部下取纳，魏帝使代之。慎闻难，将奔梁。其属曰：“公家勋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车归渤海。逢使者，亦来奔。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

阿至罗房正光以前常称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纳，便附款。先是，诏以寇贼平，罢行台。至是，以殊俗归降，复授神武大行台，随机处分。神武常责其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神武不从，抚慰如初。其首帅吐陈等感恩，皆从指麾，敕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费也头虜纥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险拥众，神武遣长史侯景屡招不从。

## 卷二

## 帝纪第二

##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费也头虜纥豆陵伊利于河西，灭之，迁其部于河东。

二月，永宁寺九层浮图灾。既而人有从东莱至，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俄而雾起乃灭。说者以为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飞入东海，渤海应矣。

魏帝既有异图，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隆之丧妻，魏帝欲妻以妹。腾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于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孙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并亡来奔。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光禄少卿元子干攘臂击之，谓腾曰：“语尔高王，元家儿拳正如此。”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魏帝于是以斛斯椿兼领军，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鸞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夺其管籥。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皆神武同义，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贤，使御史中尉蒯俊察俊罪，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俊拒之，魏帝逾怒。

五月下诏，云将征句吴，发河南诸州兵，增宿卫，守河桥。六月丁巳，魏帝密诏神武曰：“宇文黑獭自平破秦、陇，多求非分，脱有变诈，事资经略。但表启未全背戾，进讨事涉忽忽，遂召群臣，议其可否。金言假称南伐，内外戒严，一则防黑獭不虞，二则可威吴楚。”时魏帝将伐神武，神武部署将帅，虑疑，故有此诏。神武乃表曰：“荆州接壤蛮左，密迹截服，关陇侍远，将有逆图。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庠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津渡；遣领军将军娄昭、相州刺史宴秦、前瀛州刺史亮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济州刺史蔡俊、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征江左。皆约所部，伏听处分。”魏帝知觉其变，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议之，欲止神武诸军。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议，还以表闻。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黜疑，今猖狂之罪，尔朱时讨。臣若不尽诚竭节，敢负陛下，则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二人愿割量度出。”辛未，帝复录在京文武意见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升草敕。子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升乃为敕曰：

前持心血，远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体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近孙腾仓卒向彼，致使闻者疑有异谋，故遣御史中尉蒯俊具申朕怀。今得王启，言誓愚惻，反覆思之，犹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



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近虑宇文为乱，贺拔胜应之，故纂严欲与王俱为声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观其所为，更无异迹。贺拔在南，开拓边境，为国立功，念无可责。君若欲分讨，何以为辞？东南不宾，为日已久，先朝已来，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朕既暗昧，不知佞人是谁，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闻庾秋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王，王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背叛，今年孙腾逃走，不罪不送，谁不怪王！腾既为祸始，曾无愧惧，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图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守诚不贰，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困彼之心。王脱信邪弃义，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重罚，了无遗恨。何者？王既以德见推，以义见举，一朝背德舍义，便是过有所归。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到此。古语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亲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笔拊膺，不觉歔歔。

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鄴，请迁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为永永之基，经营制度，至世宗乃毕。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旧事。”神武奉诏，至是复谋焉。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虜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粟运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令蔡俊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廩，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终不举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无武，欲止不能，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决在于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簣，相为惜之。”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祥弃官走至河北，据郡待神武。魏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去留，下诏罪状神武，为北伐经营。神武亦勒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权，举大义于四海，奉戴主上，义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诚节为逆首。昔赵鞅兴晋阳之甲，诛君侧恶人，今者南迈，诛椿而已。”以高昂为前锋，曰：“若用司空言，岂有今日之举！”司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为此耳。”

魏帝征兵关右，召贺拔胜赴行在所，遣大行台长孙承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镇武牢，汝阳王暹镇石济，行台长孙彦帅前恒农太守元洪略镇陕，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神武使襄泰与左厢大都督莫多娄贷文逆显智，韩贤逆暹。元寿军降。泰、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显智阴约降，引军退。军司元玄觉之，驰还。请益师。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

军降，绍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神武至河北十余里，再遣口申诚款，魏帝不报。神武乃引军渡河。魏帝问计于群臣，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未决。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斌之弃椿径还，给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逊于长安。己酉，神武入洛阳，停于永宁寺。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谓曰：“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随，缓则耽宠争荣，急便逃窜，臣节安在？”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尚书左仆射辛雄、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并杀之，诛其貳也。士弼籍没家口。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王称警蹕，神武丑之。神武寻至恒农，遂西克潼关，执毛洪宾。进军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降。神武退舍河东，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庾秋温守封陵。于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发晋阳，至此凡四十日，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还于洛阳，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以为自孝昌丧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为伯考，永熙迁孝明于夹室，业丧祚短，取此之由。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议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余生。”乃立之，是为孝静帝。魏于是始分为二。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鄴，护军祖莹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先是童谣曰：“可怜青雀子，飞来鄴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窃言，雀子谓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谓神武也。

初，孝昌中，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众内属，神武迎纳之。壬戌，神武袭击刘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诏，以神武为相国，假黄钺，剑履上殿，人朝不趋。神武固辞。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设备，辛酉，潜师袭之。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神武进击之，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胡、魏五万户。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请给迁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县官多乘法，请出使问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帅庾秋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稍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围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绕出西军后，获马五十四，西师乃退。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复泥官爵。魏帝诏加神武九锡，固让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拔，神武以众应之。六月甲午，普拔与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

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来降。八月丁亥，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触、曹武龙聚众反，署立百官，年号平都。神武讨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晋阳西讨，遣兼仆射行台汝阳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窦泰人自潼关。

四年正月癸丑，窦泰军败自杀。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师。高昂攻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晋、东雍、南汾、秦、陕九州霜旱，人饥流散，请所在开仓赈给。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获瑞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月壬辰，神武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周文军于沙苑。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进，军大乱，弃器甲十有八万，神武跨橐驼，候船以归。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请解丞相，魏帝许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鄆，壬辰，还晋阳。请开酒禁，并赈恤宿卫武官。七月壬午，行台侯景、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大都督匡狄干帅诸将前驱，神武总众继进。八月辛卯，战于河阴，大破西魏军，俘获数万。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宋显死之。西师之败，独孤信先入关，周文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遂烧营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还。初，神武知西师来侵，自晋阳帅众驰赴，至孟津，未济，而军有胜负。既而神武渡河，子彦亦弃城走，神武遂毁金墉而还。十一月庚午，神武朝于京师。十二月壬辰，还晋阳。

兴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进神武为相国、录尚书事，固让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宫成，朝于鄆。魏帝与神武燕射，神武降阶称贺，又辞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诏不许。十二月戊戌，神武还晋阳。

二年十二月，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神武帅众迎之，出武州塞，不见，大猎而还。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与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鄆，请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扬侧陋，纳谏屏邪，亲理狱讼，褒黜勤怠；牧守有愆，节级相坐；椒掖之内，进御以序；后园鹰犬，悉皆弃之。六月甲辰，神武还晋阳。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师。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据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众援高慎，围河桥南城。戊申，神武大败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是时军士有盗杀驴者，军令应死，神武弗杀，将至并州决之。明日复战，奔西军，告神武所在。西师尽锐来攻，众溃，神武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神武，与苍头冯文洛扶上俱走，从者步骑六七十人。追骑至，亲信都督尉兴庆曰：“王去矣，兴庆腰边百箭，足杀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济，以尔为怀州，若死，则用尔子。”兴庆曰：“儿小，愿用兄。”许之。兴庆斗，矢尽而死。西魏太师贺拔胜以十三骑逐神武，河州刺史刘洪徽射中其二。胜稍将中神武，段孝先横射胜马墜，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刘丰追奔，拓地至弘农而还。七月，神武贻周文书，责以杀孝武之罪。

八月辛未，魏帝诏神武为相国、录尚书事、大行台，余如故，固辞乃止。是月，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士陵，四十日罢。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师，庚辰，还晋阳。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师。以冬春亢旱，请蠲悬责，赈穷乏，宥死罪以下。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还晋阳。十一月，神武讨山胡，破平之，俘获万余户口，分配诸州。

三年正月甲午，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开府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中府主簿李世林、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簾，怀刃而入，其党薛季孝以告，并伏诛。丁未，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鄆，丙午，还晋阳。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覆，莫不严密。乙未，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间寡妇。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将西伐，自鄆会兵于晋阳。殿中将军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军。”神武不从。自东、西魏构兵，鄆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蚁尽死。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西魏晋州刺史韦宽守玉壁，城中出铁面，神武使元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设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爽疾班师。庚戌，遣太原公洋镇鄆。辛亥，征世子澄至晋阳。有恶鸟集亭树，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己卯，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帝优诏许焉。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神武谓世子曰：“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匡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道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潘相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慧，宜宽借之。彭相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

五年正月朔，日蚀，神武曰：“日蚀其为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陈启于魏帝。是日，崩于晋阳，时年五十二，秘不发丧。六月壬午，魏帝于东堂举哀，三日，制缞衰。诏凶礼依汉大将军霍光、东平王苍故事；赠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统、轎辇车、黄

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兼备九锡殊礼，谥献武王。八月甲申，葬于鄆西北漳水之西，魏帝临送于紫陌。天保初，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陵曰义平。天统元年，改谥神武皇帝，庙号高祖。

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统驭军众，法令严肃，临敌制胜，策出无方。听断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护勋旧。性周给，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论心，不尚绮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稀见任用。诸将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画，多致奔亡。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居家如官。仁慈爱士。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擒，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其文武之士尽节所事，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故遐迹归心，皆思效力。至南威梁国，北怀蠕蠕，吐谷浑、阿至罗咸所招纳，获其力用，规略远矣。

## 卷三

## 帝纪第三

###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讳澄，字子惠，神武长子也，母曰娄太后。生而岐嶷，神武异之。魏中兴元年，立为渤海王世子。就杜询讲学，敏悟过人，询甚叹服。二年，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时年十二，神情俊爽，便若成人。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辨析无不中理，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

天平元年，加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三年，入辅朝政，加领左右、京畿大都督。时人虽闻器识，犹以少年期之，而机略严明，事无凝滞，于是朝野振肃。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兴和二年，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自正光已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乃榜于街衢，具论经国政术，仍开直言之路，有论事上书苦言切至者，皆优容之。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讨，不豫，班师，文襄驰赴军所，侍卫还晋阳。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发丧。辛亥，司徒侯景据河南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遣司空韩轨率众讨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邺。六月己巳，韩轨等自颍州班师。丁丑，文襄还晋阳，乃发丧，

告喻文武，陈神武遗志。七月戊戌，魏帝诏以文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文襄启辞位，愿停王爵。壬寅，魏帝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启申神武遗令，请减国邑分封将督，各有差。辛未，朝邺，固辞丞相。魏帝诏曰：“既朝野攸凭，安危所系，不得令遂本怀，须有权夺，可复前大将军，余如故。”

议者咸云侯景犹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将蔡遵道北归，称景有悔过之心。王以为信然，谓可诱而致，乃遣景书曰：

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孤子相依，偏所眷属，义贯始终，情存岁寒。待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馈以一餐者便致扶轮之效，况其重于此乎？常以故旧之义，欲将子孙相托，方为秦晋之匹，共成刘范之亲。况闻负杖行歌，便以狼顾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势不足以自保，率乌合之众，为累卵之危。西取教于宇文，南请援于萧氏，以狐疑之心，为首鼠之事。入秦则秦人不容，归吴则吴人不信。当是不逞之人，曲为无端之说，遂怀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感。比来举止，事已可见，人相疑误，想自觉知。阖门大小，悉在司寇，意谓李氏未灭，犹言少卿可反。孤子无状招祸，丁天酷罚，但礼由权夺，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驱致讨，南充、扬州，应时克复。即欲乘机，席卷县瓠，属以炎暑，欲为后图，且令还师，待时更举。今寒胶向折，白露将团，方凭国灵，龚行天罚。器械精新，士马强盛，内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赴汤火。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势如沃雪，事等注茨。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转祸为福，宁人负我，不我负人，当开从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来朝，垂橐还阙者，即当授豫州，必使终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进得保其禄位，退则不丧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军偏将，远来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脱能刺之，想有余力。节相加授，永保疆场。君门眷属，可以无虑，宠妻爱子，亦迭相还，仍为通家，共成亲好。君今不能东封函谷，南面称孤，受制于人，威名顿尽。得地不欲自守，聚众不以为强，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恶逆之祸，覆宗绝嗣，自贻伊戚。戴天履地，能无愧乎！孤子今日不应遣此，但见蔡遵道云：“司徒本无西归之心，深有悔过之意”，未知此语为虚为实。吉凶之理，想自图之。

景报书曰：

仆乡曲布衣，本乖艺用，出身为国，绵历二纪，犯危履难，岂避风霜，遂得富贵当年，荣华身世。一旦举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实以畏惧危亡，恐招祸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遵疾，神不祐善，祈祷莫瘳。遂使孽幸弄权，心腹离贰，妻子在宅，无事见围。及回归长社，希自陈状，简书未遣，斧钺已临。既旌旗相对，咫尺不远，飞书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帅侍雄，眇然弗顾，运载推锋，专欲屠灭。掘国

堰水，仅存三版，举目相看，命县漏刻。不忍死亡，出战城下，拘秦送地，岂乐为之？禽兽恶死，人伦好生，仆实不辜，桓、庄何罪。且尊王平昔见与比肩，戮力同心，共奖帝室，虽复权势参差，寒暑小异，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荣，自是天爵，劳而后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谬也！然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禄去公室，抑谓不取。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关言。赐嗤不能东封函谷，受制于人，当似教仆贤祭仲而褒季氏。无主之国，在礼未闻，动而不法，将何以训？窃以分财养幼，事归令终，舍宅存孤，谁云隙末？复言仆众不足以自强，身危如累卵。然亿兆夷人，卒降十乱，纣之百克，终自无后，颍川之战，即是殷监。轻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虽弱必强，殷忧启圣，处危何苦。况今梁道隆熙，招携以礼，被我虎文，靡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扫氛秽以拯黎元。东羁瓠越，西道汧陇，吴越悍劲，带甲千群，秦兵冀马，控弦十万，大风一振，枯干必摧，凝霜暂落，秋带自殒，此而为弱，谁足称雄？又见诬两端，受疑二国，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陈平背楚，归汉则强，百里出虞，入秦斯霸。盖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礼而行，神其吐邪！书称士马精新，克日齐举，夸张形势，必欲相灭。切以寒胶白露，节候乃同，秋风扬尘，马首何异。徒知北方之力争，未识西南之合从，苟欲狗意于前途，不觉坑阱在其侧。去危就安，今归正朔；转祸为福，已脱网罗。彼当嗤仆之过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虎齐奋，克复中原，荆、襄、广、颍，已属关右，项城、县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劳见援。然权变非一，理有万途，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三分鼎峙，燕、卫、赵、晋，足相俸禄，齐、曹、宋、鲁，悉归大梁。使仆得输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车不驾，仆立当世之功，君卒父祢之业，各保疆垒，听享岁时，百姓乂宁，四人安堵。孰若驱农夫于垄亩，抗劲敌于三方，避干戈于首尾，当锋镝于心腹。纵太公为将，不能获存，归之高明，何以克济。来书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见要，庶其可反。当是见疑褊心，未识大趣。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复加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遵道所说，颇亦非虚，故重陈辞，更论款曲。昔与盟主，事等琴瑟，谗人之间，翻为仇敌。抚弦搦矢，不觉伤怀，裂帛还书，其何能述。

王寻览书，问谁为作。或曰：“其行台郎王伟。”王曰：“伟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问景于梁，又与景书而谬其辞，云本使景阳叛，欲与图西，西人知之，故景更与图南为事。漏其书于梁，梁人亦不之信。

壬申，东魏主与王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王尝侍饮，举大觞曰：“臣愿劝陛下酒。”东魏主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

朕！”使崔季舒殴之三拳，奋衣而出。寻遣季舒入谢。东魏主赐季舒彩，季舒未敢即受，启之于王，王使取一段。东魏主以四百匹与之，曰：“亦一段耳。”东魏主不堪优厚，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因流涕。

三月辛亥，王南临黎阳，济于虎牢，自洛阳从太行而反晋阳。于路遗书百僚，以相戒励。朝野承风，莫不震肃。又令朝臣牧宰各举贤良及骁武胆略堪守边城，务得其才，不拘职业。六月，王巡北边城戍，赈赐有差。

七月，王还晋阳。辛卯，王遇盗而殒，时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齐受禅，追谥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时有童谣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灯灯灭。”识者以为王将殒之兆也。数日前，崔季舒无故于北宫门外诸贵之前诵鲍明远诗曰：“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声甚凄断，泪不能已，见者莫不怪之。初，梁将兰钦子京为东魏所虏，王命以配厨。钦请赎之，王不许。京再诉，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曰：“更诉当杀尔。”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时王居北城东柏堂莅政，以宠琅邪公主，欲其来往无所避忌，所有侍卫，皆出于外。太史启言宰辅星甚微，变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吓我耳。”将欲受禅，与陈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京将进食，王却，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宜杀却。”京闻之，置刀于盘，冒言进食。王怒曰：“我未索食，尔何遽来！”京挥刀曰：“来将杀汝！”王自投伤足，入于床下。贼党去床，因而见杀。先是讹言曰：“软脱帽，床底喘”，其言应矣。时太原公洋在城东双堂，入而讨贼，齧割京等，皆漆其头。秘不发丧，徐出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

## 卷四

## 帝纪第四

### 文宣

显祖文宣皇帝，讳洋，字子进，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尝怪之。初，高祖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帝时尚未能言，款然应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及长，黑色，大颊兑下，鳞身重蹠。不好戏弄，深沉有大度。晋阳曾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呼为阿秃师。帝曾与诸童共见之，历问禄位，至帝，举手再三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骑伪攻之。世宗等怖挠，帝乃勸众与彭乐敌，乐免言言情，犹擒之以献。后从世宗行过辽阳山，独见天门开，余人无见者。内虽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贵，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异之，谓薛琬曰：“此儿意识过吾。”幼时师事范阳卢景裕，默识过人，景裕不能测也。天平二年，授散骑

常侍、驃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开国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转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五年，授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

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骇。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齎斩群贼而漆其头，徐宣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当时内外莫不惊异焉。乃赴晋阳，亲总庶政，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阳王坦为太傅，潘相乐为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梁齐州刺史茅灵斌、德州刺史刘领队、南豫州刺史皇甫慎等并以州内属。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太保贺拔仁为并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颀以州内属。辛酉，魏帝为世宗举哀于东堂。梁定州刺史田聪能、洪州刺史张显等以州内属。戊辰，魏诏进帝位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食邑一万户。甲戌，地豆于国遣使朝贡。三月辛酉，又进封齐王，食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五郡，邑十万户。自居晋阳，寝室夜有光如昼。既为王，梦人以笔点己额。旦以告馆客王昙首曰：“吾其退乎？”昙首再拜贺曰：“王上加点，便成主字，乃当进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鄆。甲寅，进相国，总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高阳、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万户，加九锡，殊礼，齐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乐册命曰：

於戏！敬听朕命：夫惟天为大，列晷宿而垂象；谓地盖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时代序，万类骈罗，庶品得性，群形不夭。然则皇王统历，深视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师相；此则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汉昭无为而治。顷者天下多难，国命如旒，则我建国之业将坠于地。齐献武王奋迅风云，大济艰危，爰翼朕躬，国为再造，经营庶土，以至勤忧。及文襄承构，愈广前业，康邦夷难，道格穹苍。王纵德应期，千龄一出，惟几惟深，乃神乃圣，大崇霸德，实广相猷。虽冥功妙实，藐绝言象，标声示迹，典礼宜宣。今申后命，其敬虚受。

王抟风初举，建旆上地，庇民立政，时雨滂流，下识康耻，仁加水陆，移风易俗，自齐变鲁，此王之功也。仍摄天台，总参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窜迹，松塞无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统前绪，持衡匡合，华戎混一，风海调夷，日月光华，天地清晏，声接响随，无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邈矣炎方，逋违正朔，怀文曜武，授略申规，淮楚连城，濯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关、峴衿带，跨蹶萧条，肠胃之地，岳立鷖峙，偏师才指，涣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晋熙之所，险薄江雷，迥隔声教，迷方未改，命将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风腾，倾偃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群蛮跋扈，世绝南疆，摇荡边垂，亟为尘梗，怀德畏威，向风请顺，倾陬尽落，其至如云，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别种，延蔓山谷，首渠万族，广袤千里，凭险不恭，恣其桀黠，有乐淳风，相携叩款，粟帛之

调，王府充积，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敌诸华，风行鸟逝，倏来忽往，既饮醇醪，附同胶漆，毡裘委仞，奇兽衔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兰，飞书请好，天动其衷，辞卑礼厚，区宇义宁，遐迹毕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阴告祸，民无适归，萧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鸟还山，犹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献割，乘此会也，将混朱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祯符显见，史不停笔，既连百木，兼呈九尾，素过秦雀，苍比周鸟，此又王之功也。搜扬管库，衣冠获序，礼云乐云，销沉俱振，轻徭彻赋，矜狱宽刑，大信外彰，深仁远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勋，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赞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毕入佐，出内之任，王宜总之。

人谋鬼谋，两仪协契，锡命之行，义申公道。以王践律蹈礼，轨物苍生，圆首安志，率心归道，是以锡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驷。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务，衣食之用，荣辱所由，是用锡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广惠和，易调风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锡王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王风声振赫，九域咸感，远人率俾，奔走委贶，是用锡王朱户以居。王求贤选众，草莱以尽，陈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锡王纳陛以登。王英图猛概，抑扬千品，毅然之节，肃是非违，是用锡王武贲之士三百人。王兴亡所系，制极幽显，纠行天讨，罪人咸得，是用锡王钺钺各一。王鹰扬豹变，实扶下土，狼顾鸱张，罔不弹射，是用锡王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率民兴行，感达区宇，是用锡王秬鬯一卣，珪瓊副焉。往欽哉。其祇顺往册，保弼皇家，用终尔休德，对扬我太祖之显命。

魏帝以天人之望有归，丙辰，下诏曰：

三才剖判，百王代兴，治天静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灵符，非一人之大宝，实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应运，奄一区宇，历圣重光，暨于九叶。德之不嗣，仍离屯圯，盗名字者逾于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杀朝危，人神靡系，天下之大，将非魏有。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克剪多难，重悬日月，更缀参辰，庙以扫除，国由再造，鸿勋巨业，无德而称。逮文襄承构，世业逾广，迹安远服，海内晏如，国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国齐王，纬文经武，统兹大业，尽睿穷几，研深测化，思随冥运，智与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于万物，被大道于八方，故百僚师师，朝无秕政，网疏泽洽，率土归心。外尽江淮，风靡屈膝，辟地怀人，百城奔走，关陇慕义而请好，瀚漠仰德而致诚。伊所谓命世应期，实抚千载。祯符杂遝，异物同途，讴颂填委，殊方一致，代终之迹斯表，人灵之契已合，天道不远，我不独知。朕人纂鸿休，将承世祀，簪履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静言大运，欣于避贤，远惟唐、虞禅代之典，近想魏、晋揖让之风，其可昧兴替之礼，稽神祇之望？今便逊于别宫，

归帝位于齐国，推圣与能，眇符前轨。主者宣布天下，以时施行。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册曰：

咨尔相国齐王：夫气分形化，物系君长，皇王递兴，人非一姓。昔放勋助世，沉璧属子；重华握历，持衡拥璇。所以英贤茂实，昭晰千古，岂盛衰有运，兴废在时，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汉刘告否，当涂顺民，曹历不永，金行纳禅，此皆重规袭矩，率由旧章者也。

我祖宗光宅，混一万年。迄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权，厥政多僻，九域离荡。永安运穷，人灵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国土臣民，行非魏有。齐献武王应期授手，凤举龙骧，举废极以立天，扶倾柱而镇地，剪灭黎毒，匡我坠历，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苍生。及文襄继轨，诞光前业，内剿凶权，外摧侵叛，遐迩肃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协德，舟梁一世，体文昭武，追变穷微。自举迹藩旆，颂歌总集，入统机衡，风猷弘远。及大承世业，扶国昌家，相德日跻，霸风愈逸，威灵斯畅，则荒远奔驰，声略所播，而邻敌顺款。以富有之资，运英特之气，顾盼之间，无思不服。图谋潜蕴，千祀彰明，嘉祯幽秘，一朝纷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启兴邦之迹，苍苍在上，照临不远。朕以虚昧，犹未逡巡，静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时来运往，矧舜不暇以当阳，世革命改，伯禹不容于北面，况于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协穹昊，俯从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王。天禄永终，大命格矣。于戏！其祗承历数，允执其中，对扬天休，斯年千万，岂不盛欤！

又致玺书于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皇帝玺绶，禅代之礼一依唐虞、汉魏故事。又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戊午，乃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坛燎燎告天曰：

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废兴迭用，至道无亲，应运斯辅。上览唐、虞，下稽魏、晋，莫不先天揖让，考历归终。魏氏多难，年将三十，孝昌已后，内外去之。世道横流，苍生涂炭。赖我献武，拯其将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扫绝群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助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构鸿基，功浹寰宇，威棱海外，穷发怀音，西寇纳款，青丘保候，丹穴来庭，扶翼危机，重匡颓运，是则有大道造于魏室也。

魏帝以下世告终，上灵厌德，钦若昊天，允归大命，以禅于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为一，总民宰世，树之以君，既川岳启符，人神效祉，群公卿士，八方兆庶，金曰皇极乃顾于上，魏朝推进于下，天位不可以暂虚。遂逼群议，恭膺大典。猥以寡薄，托于兆民之上，虽天威在颜，咫尺无远，循躬自省，实怀祗惕。敬简元辰，升坛受禅，肆类上帝，以答万国之心，永隆嘉祉，保佑有齐，以被于无穷之祚。

是日，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事毕，还宫，御太极前殿。诏曰：“无德而称，代刑以礼，不言而信，先春后

秋。故知惻隐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风。朕以虚薄，功业无纪。昔先献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驱御侯伯，大号燕、赵，拯厥颠坠，俾亡则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资明德，纂戎先业，辟土服远。年逾二纪，世历两都，狱讼有适，讴歌斯在。故魏帝俯遵历数，爰念褰裳，远取唐、虞，终同脱屣。实幽忧未已，志在阳城，而群公卿士，诚守愈切，遂属代终，居于民上，如涉深水，有眷终朝。始发晋阳，九尾呈瑞，外坛告天，赤雀效祉。惟尔文武不贰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将，左右先王，克隆大业，永言诚节，共斯休祉。思与亿兆，同始兹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其百官进阶，男子赐爵，鰥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各有差。”

己未，诏封魏帝为中山王，食邑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时副车；封王诸子为县公，邑一千户；奉绢万匹，钱千万，粟二万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顷，园一所。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祖宗之称，付外速议以闻。辛酉，尊王太后为皇太后。乙丑，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及西来入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于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勤长吏，厉以廉平，兴利除害，务存安静。若法有不利于时，政有未尽于事者，具条得失，还以闻奏。甲戌，迁神主于太庙。

六月己卯，高丽遣使朝贡。辛巳，诏曰：“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惟新，思黜往弊，反朴还淳，纳民轨物。可量事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又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荒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旧遗。诏曰：“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思申恩治，蠲复田租。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

诏故太傅孙腾、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马娄昭、故司徒高昂、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故领军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荣、故御史中尉刘贵、故御史中尉襄泰、故殷州刺史刘丰、故济州刺史蔡俊等并左右先帝，经赞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殒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抚问妻子，慰逮存亡。又诏封宗室高岳为清河王，高隆之为平原王，高归彦为平秦王，高思宗为上洛王，高长弼为广武王，高普为武兴王，高子瓌为平昌王，高显国为襄乐王，高睿为赵郡王，高孝绪为脩城王。又诏封功臣匡狄干为章武王，斛律金为咸阳王，贺拔仁为安定王，韩轨为安德王，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彭乐为陈留王，潘相乐为河东王。癸未，诏封诸弟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定州刺史浞为彭城王，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冀州刺史浹

为上党王，仪同三司清为襄城王，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皆为任城王，是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擬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

丁亥，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王后李氏为皇后。庚寅，诏以太师庾干为太宰，司徒彭乐为太尉，司空潘相乐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为使持节、驃骑大将军、司州牧。壬辰，诏曰：“自今已后，诸有文启论事并陈要密，有司悉为奏闻。”己亥，以皇太子初入东宫，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余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

秋七月辛亥，诏尊文襄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诏封文襄皇帝子孝琬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以尚书令、平原王隆之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县王淹为尚书令。又诏曰：“古人鹿皮为衣，书囊成帐，有怀盛德，风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常所不给人者，徒为蓄积，命宜悉出，送内后园，以供七日宴赐。”

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又诏曰：“有能直言正谏，不避罪辜，蹇蹇若朱云，滂滂若周舍，开朕意，沃朕心，溺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当宠以荣禄，待以不次。”又曰：“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勤心劝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庚寅，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傍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甲午，诏曰：“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可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

九月癸丑，以散骑常侍、车骑将军、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丽王成为使持节、侍中、驃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王、公如故。诏梁侍中、使持节、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承制、邵陵王萧纶为梁王。庚午，帝如晋阳，拜辞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堂，监总国事。

冬十月己卯，备法驾，御金辂，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癸未，茹茹国遣使朝贡。乙酉，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段韶为尚书右仆射。丙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壬辰，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十一月，周文帝率众至陕城，分骑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丙寅，帝亲戎出次城东。周文帝闻帝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遂退师。庚午，还宫。十二月丁丑，茹茹、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辛丑，帝至自晋阳。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辛亥，有事于圆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亲耕籍田于东郊。乙酉，前黄门侍郎元世宝、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谋逆，免死配边。有事于太庙。甲戌，帝泛舟于城东。二月壬辰，太尉

彭乐谋反，伏诛。壬寅，茹茹国遣使朝贡。三月丙午，襄城王清薨。己未，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马嵩仁、义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汉等并率州内附。庚申，司空司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萧绎遣使朝贡。闰月乙丑，室韦国遣使朝贡。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显攻克梁历阳镇。丁亥，高丽国遣使朝贡。是月，侯景废梁简文，立萧栋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贡。癸酉，行台郎邢景远破梁龙安戍，获镇城李洛文。己卯，改显阳殿为昭阳殿。九月壬申，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癸巳，帝如赵、定二州，因如晋阳。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诸殿。庚申，萧绎遣使朝贡。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十一月，侯景废梁主，僭即伪位于建鄴，自称曰汉。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东为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瑰为突厥虜所破，瑰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瑰从弟登注俟利发、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贡。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使持节、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乐为使持节、东南道大都督，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癸巳，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夏四月壬申，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送传国玺。甲申，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尚书右仆射。丙申，室韦国遣使朝贡。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师。丁未，帝至自晋阳。乙卯，帝如晋阳。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离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榆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戌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朝贡。十二月壬子，帝还宫。戊午，帝如晋阳。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围离石。戊寅，帝讨之，未至，胡已逃窜，因巡三堆戌，大狩而归。戊寅，库莫奚遣使朝贡。己丑，改铸新钱，文曰“常平五铢”。二月，送茹茹主铁伐父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复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为主。夏四月戊戌，帝还宫。戊午，西南有大声如雷。五月庚午，帝校猎于林虑山。戊子，还宫。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蜃。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虜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诸州。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丁未，至营州。丁巳，登碣石山，临沧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晋阳。闰月壬寅，梁帝遣使来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复攻茹茹，茹茹举国南奔。癸亥，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乃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给其禀饩缙帛。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于是贡献相继。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讨山胡，从离石道。遣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演从晋州道，犄角夹攻，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是月周文帝废西魏主，立齐王廓，是为恭帝。三月，茹茹寇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贺拔仁坐违节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骑走。时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丁未，北讨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众东徙，将南侵。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茹茹闻而远遁。秋七月戊子，肃慎遣使朝贡。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贡。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淹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涣为尚书左仆射。乙亥，仪同三司元旭以罪赐死。丁丑，帝幸晋阳。己卯，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诏常山王演、上党王涣、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帝亲自临幸，欲以致周师。周师不出，乃如晋阳。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诏清河王岳、河东王潘相乐、平原王段韶等率众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梁将王僧辩在建康，共推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众军渡江，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陆法和。诏以梁散骑常侍、贞阳侯萧明为梁主，遣尚书左仆射、上党王涣率众送之。二月甲子，以陆法和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万、交、广十州诸军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梁镇北将军、侍中、荆州刺史宋莒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郢州刺史。甲戌，上党王涣克谯郡。三月丙戌，上党王涣克东关，斩梁将裴之横，俘斩数千。丙申，帝自晋阳。封世宗二子孝珩为广宁王，延宗为安德王。戊戌，帝临昭阳殿听狱决讼。夏四月庚申，帝如晋阳。丁卯，仪同萧轨克梁晋熙城，以为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贡。梁反人李山花自号天子，逼鲁山城。五月乙酉，镇城李仲侃击斩之。庚寅，帝自晋阳。萧明入于建邺。丁未，茹茹遣使朝贡。六月壬子，诏曰：“梁国遭祸，主丧臣离，滋彼炎方，尽生荆棘。兴亡继绝，义在于我，纳以长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礼既修，分义方笃。越鸟之思，岂忘南枝，凡是梁民，宜听反国，以礼发遣。”丁卯，帝如晋阳。壬申，亲讨茹茹。甲戌，诸军大会于祁连池。乙亥，出塞，至库狄谷，百余里内无水泉，六军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萧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淑、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秋七月己卯，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获其俟利藹焉力娄阿帝、吐头发郁久闾状延

等，并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头。茹茹俟利郁久闾李家提率部人数百降。壬辰，帝还晋阳。九月乙卯，帝至自晋阳。冬十月，梁将陈霸先袭王僧辩，杀之，废萧明，复立萧方智为主。辛亥，帝如晋阳。十一月丙戌，高丽遣使朝贡。梁秦州刺史徐嗣辉、南豫州刺史任约等袭据石头城，并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萧轨率众至江，遣都督柳达摩等渡江镇石头。东南道行台赵彦深获秦郡等五城，户二万余，所在安辑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达摩为霸先攻逼，以石头降。十二月戊申，库莫奚遣使朝贡。是年，发夫一百八十八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自晋阳。于鄆城西马射，大集众庶而观之。二月辛未，诏常山王演等于凉风堂读尚书奏按，论定得失，帝亲决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萧轨等率众济江。夏四月乙丑，仪同娄睿率众讨鲁阳蛮，大破之。丁卯，诏造金华殿。五月丙申，汉阳王洽薨。是月，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六月乙卯，萧轨等与梁师战于钟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轨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宝、东方老、军司裴英起并没，士卒散还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献驯象。是年，修广三台宫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晋阳。九月甲辰，库莫奚遣使朝贡。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贡。是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诏曰：

昆山作镇，厥号神州；瀛海为池，是称赤县。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灾，肇分十二，水土既平，还复九州。道或繁简，义在通时，殷因于夏，无所改作。然则日月继于天次，王公国于地野，皆所以叶玄仪，下符川岳。逮于秦政，鞭撻区宇，罢侯置守，天下为家。洎两汉承基，曹、马属统，其间损益，难以胜言。魏自孝昌之季，数钟浇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门，衣冠道尽，黔首涂炭。铜马、铁胫之徒，黑山、青犊之侣，泉张晋、赵，豕突燕、秦，纲纪从兹而颓，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离大合小，本逐时宜，剖竹分符，盖不获已，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諠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既乖为政之礼，徒有驱羊之费。自尔因循，未遑删改。朕寅膺宝历，恭临八荒，建国经野，务存简易。将欲镇躁归静，反薄还淳，苟失其中，理从刊正。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而丁口灭于畴日，守令倍于昔辰，非所以取俗调风，示民轨物。且五岭内宾，三江回化，拓土开疆，利穷南海。但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循名督实，事归乌有。今所并省，一依别制。

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尽行兼，不给干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觉受魏禅。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



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热，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以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杨椿为尚书左仆射，以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尚书右仆射，上党王涣录尚书事。是月，帝在城东马射，敕京师妇女悉赴观，不赴者罪以军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刘向于京师谋逆，党与皆伏诛。秋八月己巳，库莫奚遣使朝贡。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禘、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唯当务尽诚敬，义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飞至京师，蔽日，声如风雨。甲辰，诏今年遭蝗之处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护杀其主闵帝而立帝弟毓，是为明帝。冬十月乙亥，陈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是为陈武帝，遣使称藩朝贡。是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圻戍，凡四百余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晋阳。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山东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城叛，入于周。五月辛丑，尚书令、长广王湛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为尚书左仆射。甲辰，以前尚书左仆射杨椿为尚书令。六月乙丑，帝自晋阳北巡。己巳，至祁连池。戊寅，还晋阳。秋七月辛丑，给京畿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诏赵、燕、瀛、定、南营五州及司州广平、清河二郡去年蠲涝损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赋。八月乙丑，至自晋阳。甲戌，帝如晋阳。是月，陈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内附。先是，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兽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晋阳，登三台，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并命赋诗。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普泛一大阶。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仍以江州内属，令庄居之。十二月癸酉，诏梁王萧庄为梁主，进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司徒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司徒。是月，起大庄严寺。是年，杀永安王浚、上党王涣。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陈相为大将军。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乙卯，诏于麻城置卫州。二月丙戌，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丙辰，帝至自辽阳。是月，梁主萧庄至郢州，遣使朝贡。闰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湊为司空，侍中、高阳王湜为尚书右仆射。乙巳，以司空、

彭城王湊兼太尉，封皇子绍廉为长乐郡王。五月癸未，诛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式等二十五家，特进元韶等十九家并令禁止。六月，陈武帝殂，兄子蒨立，是为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绍义为广阳郡王，以尚书右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癸卯，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晋阳。是月，使郾怀则、陆仁惠使于萧庄。冬十月甲午，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时年三十一。遗诏：“凡诸凶事一依俭约。三年之丧，虽曰达礼，汉文革创，通行自昔，义有存焉，同之可也，丧月之断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僚、内外遐迩奉制割情，悉从公除。”癸卯，发丧，敛于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还京师。十二月乙酉，殡于太极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于武宁陵，谥曰文宣皇帝，庙号威宗。武平初，又改为文宣，庙号显祖。

帝少有大度，志识沉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雅好吏事，测始知终，理剧处繁，终日不倦。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或有违犯宪章，虽密戚旧勋，必无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肃。至于军国几策，独决怀抱，规模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诸夷未宾，修缮甲兵，简练士卒，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之不多，屡犯艰危，常致克捷。尝于东山游宴，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伐。是岁，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于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驮驼牛驴，不施鞍勒，盛夏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驰骋，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姬，分付从官，朝夕临视，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情有蒂芥，必在诛戮，诸元宗室咸加屠戮，永安、上党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尝在晋阳以稍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即殒。又在三台大光殿上，以锯锯都督穆嵩，遂至于死。又尝幸开府暴显家，有都督韩捩无罪，忽于众中唤出斩之。自余酷滥，不可胜纪。朝野憎憎，各怀怨毒。而素以严断临下，加之默识强记，百僚战栗，不敢为非，文武近臣，朝不谋夕。又多所营缮，百役繁兴，举国骚扰，公私劳弊。凡诸赏赉，无复节限，府藏之积，遂至空虚。自皇太后诸王及内外勋旧，愁惧危悚，计无所出。暨于末年，不能进食，唯数饮酒，曲糵成灾，因而致毙。

论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权延世。迁邺之后，虽主器有人，号令所加，政皆自出。显祖因循鸿业，内外协从，自朝及野，群心属望。东魏之地，举世乐推，曾未期月，玄运集已。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数年之间，翕斯致